# 夢殘島櫻

## 「記散陵廣」介評

李鳴元

心廣體胖的中國和短小精悍的日本，在歷史上，曾經互爲師徒，互爲主僕，互爲兄弟。但是近百年來却一直在敵友的關係上傾軋着，「敵乎？友乎？」的呼聲頻頻困擾着國人。與日本人毗鄰而居，不僅肥壯的中國深受其擾，瘦弱的東南亞各國也無法倖免。日本人脚踏花步，時而左鈎拳，時而右撇掌，不停的發招；我們則常是躲躲閃閃，勉强招架，一直處在挨打的地位上。爲什麼？

從文化的外在層面來解答這個問題的文字很多，大多標舉着明顯的仇日或反日的旗幟，有的就軍政經濟的某一特點研究，有的就地理歷史上的形勢加以分析；而從文化的內在層面來探索這個問題的也不少。另一些關於日本的民族性或風情民俗的文章，雖然不免流於統計百分比式的數字羅列，或流於趣味性的粗淺報導，但對於國人瞭解日本，總多少有點助益。在這方面的報導文字中，地平線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廣陵散記」，是比較特殊的一本。你說它是一本論述性的文字嗎？但是它的論題却給你極多的趣味；你說它是一本報導性的文字嗎？但是在作者廣泛的接觸與深入的觀察裏，却有精闢的見解和感人的情緒。它不屬於那一型或那一類的文字，它僅僅是一本廣陵「散記」。

作者王璇，或許無意爲某一個問題作一個明確的答案。他無心栽柳，但是柳却成蔭。他的散記給國人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內幕性的資料。他在廣陵散記中並不告訴讀者該如何如何，他只是提出問題，點出線索，要讀者去深思、去反省、去尋找出一條可行的道路。

在「櫻花」一文裏（頁五），王璇說：「以櫻花作爲日本象徵是明治維新以後的事，急步邁向富國強兵近代化的明治政府，就是把政治的意識加在傳統美學上而造成了現代日本以櫻花爲精神象徵的思想……所以櫻花成了日本國家主義的軍國之花，是好戰軍閥用以鼓勵年青兵士戰死沙場的『死之美學』」。這是日本人所以「興」的一面。以傳統美學溶入政治意識之中，做任何事都容易傾全國之力以赴之，所以興得極快。這也是日本人可怕的一面。

而日本人所以「亡」的一面是什麼呢？「當滿山遍野的櫻花一夜之間盛開，潔白如雪，却使人有種如夢的感覺。櫻花來去匆匆，一夜之間又零落殆盡，常給人一種『落花流水春去也』無可奈何的惆悵和一份『無常』的凄涼美感。這種無常的感覺存在於日本文化的內層，使得許多日本人爲了追求剎那的美感而隕身自滅」。在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領悟到，日本文化的內層，有一種悲而烈的「自殺傾向」，幹起任何事，慾念往往淹沒理性，蠻幹死幹，不易收拾，所以亡得也快。該是日本人凄美的一面。

屬於報導性質的一篇「雪」（頁九），王璇首先用眼睛注意到現代化的日本將「雪」資源化產業化的情形，然後用心靈感覺出日本人的動靜兩態：「日本的忠臣藏、櫻田門外等劇，其背景是以幾幕潔白的雪景或櫻花襯托着一幅凄涼的美感。日本喜歡白色和紅色，白色的雪，白色的櫻花，白色的菊花和白色的刀鋒。白色代表了日本人的靜態美感，是一種凄涼無常的寂寞靜態。而代表日本的紅色動態的當即是以鮮血架成的暴力和野蠻。日本的國旗以一片白色的中間加一輪鮮紅的太陽，也象徵了大和民族的動靜兩壁」。

又有頗饒趣味且寓意深刻的幾篇。如「裸體文化」，從日本人的裸踊到西洋人內在性的抑制，從懷念垂乳根的母親到嚮往裸體和赤足的痛快感，讀來够味已極。如「同棲時代」，王璇以一種很客觀的態度對流行於日本的男女同棲現象作簡要的報導，並寫出它的利弊，然後對同棲與結婚的意義作精闢的評析，歸結到結婚證書的價值判斷。又如「性與藝術」，除了敍述各種不同的藝術起源理論外，作者對性加上藝術的性藝術，和性加上道德的性道德也作了一番評述；王璇顯然是一個人道主義者，而不是一個倫理道德的維護者，他承認性慾與食慾同樣是人類的本能之一，

也承認此人權尊嚴爲出發點的自由定義（不以自己的自由而妨害他人的自由）；他認爲所謂性解放運動既沒有踰越自由定義，又可以把性還原於人類本能之上，是符合人道精神的。

而表現作者的人道精神較明顯的是那一連三篇的「人體實驗」。所謂人體實驗，是抗戰時期的日本關東軍，在哈爾濱、滿州等地以數以千計的外國人（中國人）做醫學實驗的事情。讀者在看完這三篇「人體實驗」之後，閉上眼睛，當可想像出日本軍醫以細菌注入中國人的身體，然後對着腕錶，等待發作的慘狀；也可以隱約的感覺到從解剖台傳來的淒厲叫聲，環繞在耳際。尤其讀到老一輩的日本人今天仍然深深地懷念滿州，在酒酣耳熱之際，常大唱「滿州姑娘」或一些其他的侵略者之歌的時候，讀到「人體實驗」竟延伸到今日的時候，怎能不爲之悲憤長嘆？又怎能不存警惕？而作者王璇在記此事時，一再的强調他不是故意要翻舊帳以喚起國人的仇日情緒，則他基於人道精神來敍述殘酷的「人體實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這本「廣陵散記」中，值得細讀尚有「沐猴的殘夢」三篇。王璇的猴子，指的是日本。有人說日本在戰敗之後，已經完全收束起「大東亞共榮圈」的殘夢，並且說這一代新生的日本青年已經對過去的戰爭做了高度的反省和自我批判。但是有人說，日本雖然被迫停止了軍事擴張，而其野心仍然未泯，轉而以經濟和文化的力量繼續不斷的從事着各種侵略行動。王璇以去年六月日本國士館大學的學生集團毆打韓國學生的事件爲例，沉痛的指出：「日本人自古以來對朝鮮民族持有很强烈的種族歧視，這種民族差別的偏見直到二十世紀的今天仍然殘留在許多日本人的心裏。做爲日本鄰居的韓國，自古以來就受到了日本的侵略和壓迫，由『征韓論』到『日韓合併』，韓國人民一直在日本的暴力威脅之下」。

韓國之外，東南亞各國如何呢？最明顯的例子是泰國。記得是去年，泰國學生曾經發動了一次抵制日貨的暴動。泰國當時的政治領袖巴博將軍曾經如此勸戒他的青年：如果各位不停止暴動政府將不得不以「日」製的機車、「日」製的麥克風、「日」製的催淚彈來鎭壓。這是一個多麼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而又有誰能保證，日本在經濟上耀武揚威的後面沒有隱藏着

軍國主義復活的「夢」？

韓國泰國之外，我們自由中國臺灣省又如何呢？整整五十年的殖民政策，迄仍深深深深地殖在老一輩臺灣人的心目中。我們不必否認，今天中年以上的臺灣父老有不少仍然對日本抱有一種變質的「祖國意識」；而年輕的一代，尤其是在工商界與日本人「有染」的年輕一代，又對日本人抱着一種盲目的崇拜心理。這是很糟糕的現象。王璇在「沐猴的殘夢」之三中，有兩段很重要的話，值得深省：

其一，說臺灣人：「臺北有一些專門爲日本人服務的酒吧，其女經理固然不用說是『日本話說得和日本人一樣』，就是女服務生們也大多能說上幾句『多摸，多摸』之類的日語，加上店裏吃的是『殺西米』，聽到的音樂是『長崎今天又下雨了』或『銀座之女』之類的沙啞之音，所以也就怪不得使得許多爲觀『光』而去的日本人，流連忘返，不知今夕何夕了。」

其二，說日本人：「去臺灣觀光的日本人之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爲了『男性天國』而去的，其他的則或者是爲了去重溫一下殖民地的舊夢，或者是去爲了做生意，至於眞正爲日月潭或故宮博物院而去的，恐怕不會超過百分之五的。」

除此之外，在「廣陵散記」中，另一個比較明顯的主題是：對現代高度物質文明的譏諷與對大自然原貌的懷念。翻到「現代人」、「被斷絕的自然」、「人類自我畜化現象」、「猩猩之死」等篇，我們可以很輕易的讀到這些感慨萬千的句子：

「現代冷暖設備的公司和工廠把人類由大自然中的猛暑和酷寒加中以保護，人類也在這種保護下漸漸地失去抵抗大自然猛威的力量。但是出了公司或辦公室以後，大自然的猛威依然存在，在進進出出，出出進進之中，產生了許多由不能適應急劇氣溫變化而來的現代病。」

「由於現代人的努力地研究如何去違反自然，由於每天由數百萬數千萬鍋爐所冒出來的煙層層包圍着地球而使得自然界的氣候也發生了許多奇怪的變化。」

「現代人在征服了自然以後，剎那的勝利感過後却又產生了一種與自然斷絕了的迷惘感覺。當有一天你忽然發現樹林裏不再有花香，不再有鳥鳴，冬天不再寒冷，夏天不再炎熱，也許你會懷疑，自然到那裏去了？」

「越是風景名勝的地方越是垃圾的集中地，是現代自然的特殊現象之一。」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而水窮處是含有毒素的工業排水地帶，雲起時是一片已經污染的空氣層。」

綜觀廣陵雜記的目錄，可以看出王璇觀察與思想的廣度。細讀它的內容，既給人以知性的嚴肅，可以了解；又予人以感性的滿足，可以欣賞。國內當然不乏雜文高手，但是單從日本一個國家裏寫出那麼繁富的內容，單從一朵小花或一粒細砂中描繪出那麼廣大的世界，王璇應該是難得的一位。筆者說它「特殊」的原因在此，說它值得「細讀」的原因也在此。


## 本社代購以下各書

| 書名 | 作者 | 定價 | 書名 | 作者 | 定價 |
|---|---|---|---|---|---|
| 琦君烟愁 | | 25 | 含憂草 | 陳芳明 | 18 |
| 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 | | 40 | 陳克環小說集 | 陳克環 | 16 |
| 黃春明鑼 | | 40 | 陳克環散文集 | 陳克環 | 16 |
| 傑克倫敦生命之愛 | | 40 | 中國現代詩評論 | 余光中等 | 90 |
| 歐尼爾開放的婚姻 | | 40 | 作家羣像 | 梅遜編 | 40 |
| 周碧瑟浩海孤舟 | | 40 | 這一代的小說 | 隱地編 | 35 |
| 楊青矗心癌 | | 30 | 人生日知錄 | 鍾龍 | 50 |
| 楊青矗在室男 | | 35 | 愛的變貌 | 蘇玄玄 | 18 |
| 楊青矗妻與妻 | | 30 | 一個里程 | 隱地 | 16 |
| 呂秀蓮新女性主義 | | 40 | 隱地看小說（舊書） | 隱地 | 25 |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